



1998年深秋,已是满头银发的游子团聚于故土,共贺50年校庆。

郑州故事万元争霸赛 21号作品

刘邓大军在我家

——纪念郑州解放60周年

这么大的题目呈现在大家面前,有人也许会说:“你不是吹牛吧?是真的吗?是你亲身经历的?”当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想起来这事已经过去59年了,到2008年郑州解放60年了,我也很想找机会给大伙说说我小时候的故事。

(一)穷日子,让我盼望新生活的来临

我的家乡在郑州西郊牛马坑村,离郑州市区有15公里路,一个二三十户的小村庄,都姓陈,祖祖辈辈都是靠种庄稼为生。

郑州解放时我才4岁,刚刚记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房子大窟窿小眼睛,夜里顺着房顶的窟窿能看着天上的星星,阴天下雨的时候可就不那么乐观了,到处都在漏雨,床上地下到处摆满了大盆小桶,没有一块落脚的干地方。家里姊妹多,一年四季就一床破被子,大冬天睡在光板席上,更没有尝过大冬天穿棉鞋的滋味,只记得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裤,脚冻得裂着大口子直流血。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俺娘去要饭,回来的时候把搁在家里的二妹子饿得牙关都紧了,是妈妈用筷子撬开妹妹的牙,把要来的馒头用水泡泡灌进去才救了她一条命。爹娘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在解放前逃荒要饭,吃糠咽菜、挨冻受饿的日子啥时候才是头啊!

(二)忆当年,解放军做饭在我家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救星共产党,记得有这么一天,铺天盖地的大军从天而降,到处都是扛着枪“忽忽”而过的解放军,可我当时年龄小不知道啥是共产党,什么是解放军,拿现在的话说不知道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由于害怕,我一个人躲在东山墙外的茅房里一动也不敢动。这时来了一个大兵把我从厕所里拉出来,说:“小兄弟,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是好人,你们家大人呢?”说话很和气,我一看满院子都是解放军,只见一个大兵一头挑着一口大锅,一头挑着一个油篓子,他说要用我们家的鏊子烙烙馍。

这时我害怕劲也没有了,我到屋里找呀找呀,终于在门后的柴火堆找了出来。他们有和面的、擀面的、烧火的、烙馍的,分工合作,不大工夫就烙了一大叠。末了一个解放军顺手递给我几张薄馍说:“小兄弟,饿了吧?”当时我也不会说“谢谢”,接过馍咬着蹦着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三)好日子,让我们脸上有了笑容

大军过后不久,我们村就热闹起来了。乡政府杨砦村有一些人跪在戏台子上,台子下面有许多人在喊着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斗争恶霸地主,还有一些人拿着三角架子在地里跑来跑去,从那以后我们家分了院子、房子,还有老黄牛和土地。

长大上学了才知道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们一家,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浴血奋战解放了全中国,穷人翻身做主了,再也不用逃荒要饭挨冻受饿了。

1948年郑州解放时,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路过我们村在我们家做饭的经过,是在解放后很长的时间里通过电视、报纸报道才知道是刘邓大军。仅以此文来纪念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庆祝郑州解放60周年。

陈宝民(郑州铁路局退休职工)

郑州故事万元争霸赛 20号作品

四百郑州子弟兵

——记郑州解放后第一所军校

(一)

郑州的父老乡亲早闻刘伯承将军的威名,为支援平津、淮海大战,毅然把400多名子弟送进刘邓大军,成为郑州解放后的第一批志愿兵。

1948年10月22日,我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郑州的父老乡亲早闻刘伯承将军的威名,为支援平津、淮海大战,毅然把400多名子弟送进刘邓大军,成为郑州解放后的第一批志愿兵。

原来,当时在禹县的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就地培养机要通信干部”的指示精神,在军区第一次通信工作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原军区电信专科学校”。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任命军区参谋长李达兼任校长、政委,派出王时彦副政委、李庄教育长等17名干部,用一辆马车拉着全部行李物品,徒步紧随攻城部队进入郑州建校。校址选在南五里堡旷野中的一个土围子里(停建的面粉厂,后改为帆布厂),并由接管郑州电信局的老红军高继明等领导同志,安排郑州电信局代办招生、考务工作。截至12月中旬,先后三批共录取了郑州及周边地区的420名小青年参军入校,编成一个工程队,于1949年1月3日正式开学。

(二)

在红艳艳的校旗引领下,列队穿过南京城,一路高歌引得南京市民驻足观望这批身着土布黄军装的北方后进生进驻伪国防部……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军事、政治和专业技术教育,这批郑州子弟很快变了个样,接受了李达参谋长到校点验、校阅、授旗,学校改称“第二野战军电信专科学校”,并叫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全校积极投入渡江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

4月中旬,学校接到“南下渡江,进占南京”的命令,决定放假3天辞别家人,每人带回一张“渡江光荣证”,并允许不愿走的可以留下。结果,郑州父老们不拉后腿,子弟们不怕艰险,毅然告别故乡和亲人,满怀激情地整装离郑南下。

经过穿越千里新解放区的艰苦行军,全校除少数人先期入城接管南京外,主体于南京解放第6天(4月28日)自浦口渡过长江,在红艳艳的校旗引领下,列队穿过南京城,一路高歌引得南京市民驻足观望这批身着土布黄军装的北方后进生进驻伪国防部。不久,全校并入刚成立的二野军政大学电信支队,并向每人颁发了一枚“渡江胜利纪念章”。

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实习,这批远离家乡的郑州子弟于1949年11月30日学成毕业;接着,又在奔赴解放大西南的进军途中,经受了震惊全国、惊动中央的花旗营车祸的严峻考验,在当日告别了18位牺牲的战友后,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进。

核心提示:

195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初八),行军路过家乡门口,心情激动地见到了路迎的亲人们,匆匆饱餐了郑州军供站特意熬制的家乡传统美食——腊八粥。

这批郑州子弟兵,数十年献出了青春,直到1998年深秋,已是满头银发的游子终于团聚于故土,共贺50年校庆……



上图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奖章



此图为渡江光荣证

(三)

这批郑州子弟兵,数十年献出了青春,直到1998年深秋,已是满头银发的游子终于团聚于故土,共贺50年校庆……

195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初八),行军路过家乡门口,心情激动地见到了路迎的亲人们,匆匆饱餐了郑州军供站特意熬制的家乡传统美食——腊八粥,后又经千里行军奔赴祖国大西南,走上剿匪、进藏等各个无线电通信岗位,又获“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

这批郑州子弟兵,数十年献出了青春,直到1998年深秋,已是满头银发的游子终于团聚于故土,共贺50年校庆,还同当年招收我们入伍的老红军高继明等老首长、老战友合影留念。

作者:尹肇昌



此图为报务一中队合影